

古劍強龍

雲中岳
上冊



好大的一场风雪！

腊月里真该下雪的，年关岁暮，没有雪就没有丰年。但已经下了十天半月，地面积雪三尺，看样子，还没有停止的意思，对赶着返乡过年的旅客来说，真是一大苦事。

十里亭在望，孤零零屹立在风雪中的小亭空闲无人。本来，西往荆襄的旅客早就走了，一大早就上道登程，北上的旅客要到黄昏降临，才能到达此地。

驿车早已停开，旅客们必须靠自己的两条腿，在没膝大雪中一步步赶程。即或有人带了坐骑，也得不耐下马牵着坐骑赶路。

亭口是三叉路，路碑上刻着：右走丰乐市；左走荆门洲。

大道上杳无人迹，风雪漫天，大地白皑皑一望无涯，天寒地冻人兽绝迹。

一个孤零零的身影，出现在南面的大道上，一步步向北行，身后留下明显的足迹。是走长途的旅客，背着的大包裹上方积满了雪。玄狐皮风帽拉上了掩耳，仅露出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。包裹旁，系了一把光秃秃没有任何饰物、毫不起眼的长剑，剑鞘斑驳，古意盎然。

右面的大道，也出现一个人影。

齐城方向，也来了一个人。按三方的距离和速度估计，三个人应该在十里亭的三叉路口会合。

终于，三个人如期在三叉路口碰头。

“咦！是你？”丰乐来的旅客突然止步讶然轻呼。

事实上，三个人都戴了皮风帽，都放下了掩耳掩住口鼻，不容易看出对方到底是什么人。

从衣饰和打扮中，就可以认出熟悉的人。

从府城方面的来客，也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了，对方腰带上所佩的长剑很华丽，靶上镶了四颗祖母绿宝石，绿光四射，必定十分名贵。

“怎么？不该是我？”府城方向的来客扬了扬手中的本地名产观音竹杖：“你这位天下四大黑道霸王之一，大名鼎鼎的百绝天君葛大风，今天居然落了单，出现在安陆府的大雪荒径中，才是不可思议呢。”

“阁下，不要语中带刺。”百绝天君瞥了从南面来，好奇地在旁伫立旁观的旅客一眼：“你白道八大高人中的冷刃雷珠欧阳宏，走动时也是狐群狗党一大堆，前呼后拥神气得很，今天也落了单，莫不是被那一位宇内凶魔把你狐群狗党吃光了吧？”

两人针锋相对逞口舌之能，南面来那位旅客不走啦！站在路旁目不转瞬地，打量这两位黑、白道威震江湖的名人高手，似乎颇感兴趣。

“敢向我欧阳宏挑战的宇内凶魔，还真没有几个。”冷刃雷珠傲然地说：“难道说，你敢？”

“还没到时候，阁下。”百绝天君冷冷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会的。哦！从府城来？”

“对，往荆州走走。府城显皇陵完工，执事的朋友聚一聚，就道的时辰耽误了些。”

“你们这些专会趋炎附势，专走官府门路的仁兄，就会吹牛拍马奉迎。显陵完工，关你们屁事？哼！在下有事到府城走走，你不会跟来吧？”

“在下用不着跟踪你找你的把柄，府城的朋友们会注意你的，你最好不要在府城兴风作浪，这里是流云飞电曾老哥的地盘，你唬不住他的。”

府城向方，里外出现五个飞奔的人影，一前四后，行家一看便知是追逐，四追一。

雪深及膝，追与逃的人相当费劲，速度比常人的奔跑仅稍快些而已。

三个人都看到追逐的情景，全都向北面注目。

五里外是汉江，江上建了一座西河大桥，桥东便是府城的西门，子城外的城门楼叫白云楼，五里外都可以看得到，相当壮观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冷刃雷珠讶然说。

“你打我杀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百绝天君语中带刺：“正是你们侠义英雄们，路见不平出面排难解纷的时候了，我黑道歹徒正在冷眼旁观看结果呢！”

“不会是你的人吧？”

“我从山里来。”百绝天君指指来路：“两位老朋友躲到山里避风头纳福，会是我的人吗？”

五个人影渐来渐近，追逃双方的距离也逐渐拉近。追的四个人腰带上都插有刀剑，逃的人却两手空空。

冷刃雷珠将包裹卸下丢入亭中，脱下手套，掷正了所佩

的长剑，准备有所行动了。

侠义英雄当然得管闲事打抱不平，他是宇内白道八大高人之一，路见不平管闲事理所当然，不需百绝天君用激将法，他也会伸手管这档子闲事。

“轻功都很不错，无一庸手。”百绝天君也警觉地解包裹往亭子里一丢。

那位从南面来的旅客，站在原地不动。有黑、白道两个江湖风云人物在场，旁人最好识相走远些。

逃的人发现亭前有人，脚下一慢。

“不许动手，有话好说。”冷刃雷珠扬声沉喝。

他不沉喝倒还罢了，这一喝成了逃的人的催命符。那人吃了一惊，风雪太大，那能听得清字句？还以为前面有人拦截呢，本能地大吃一惊，扭头便往路旁的冰封树林急窜，这瞬间的耽搁，误了大事。

追得最快的人斜跃而出，半途拔刀、下搏、挥出……

“住手！”冷刃雷珠怒极大吼，飞掠而出，用的是踏雪无痕绝顶轻功，想抢救逃命的人。

太晚了，锋刃及体。

在蓬然大震、雪花飞溅中，逃的人背肩挨了一刀，老羊皮袄开裂，肉绽血涌，重重地栽倒在雪地里。

冷刃雷珠到了，观音竹杖闪电似的挑出。

“铮！”锋刃一偏，及时震偏了可怕的第二刀。

那位操刀人被震飘八尺外，双脚陷入雪中几乎摔倒。大名鼎鼎的冷刃雷珠，果然名不虚传这一杖具备功力，技巧也到了上乘境界。

第二个人到了，人止步剑已出鞘。

“什么人敢多管闲事？”那人扬剑沉叱：“你们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了是不是？混帐！”

不但态度狂傲，骂得也够恶毒。

你们！岂不是把三个人全算上了？

第三第四两个人，一刀一剑截入中间，四只藏在皮风帽下的怪眼，狠盯着百绝天君和那位旅客，显然意在阻止两人与冷刃雷珠会合联手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百绝天君怒极反笑，手按上了剑靶：

“欧阳宏，今天你和我葛大风，恐怕是成名以来，第一次被人当面骂混帐了，你的雷珠我的百绝断魂钉，再也没有人害怕啦！大概该带进棺材了。你两个我两个，如何？”

“我要和他们讲道理。”冷刃雷珠的修养要好得多，居然没动怒冒火。

两人等于是亮了名号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；不亮名号而挨了骂，活该！四个家伙眼神一变，举起的兵刃本能地下沉几寸。

“阁下是冷刃雷珠欧阳宏？”骂人那位仁兄居然发话仍狂：“这里的事，请不要干预。”

“在下恰好正要干预。”冷刃雷珠眼中杀机怒涌：“天下事天下人管，在下管定了。”

那人探手入怀，掏出一块四寸见方的银板，上面嵌有一尊大肚子金弥勒佛像，两肩上方也有两个金字：慈悲。

“咱们的事，你也要管？”那人扬了扬掌中的佛像冷冷地问。

冷刃雷珠吃了一惊，怔住了。

为祸山西陕西，杀人数万的弥勒教，白莲社的妖孽，潜

势力遍天下的第一大秘会。三年前，第二任教主李福达，几乎把朝廷的文武大臣全部陷害一空。

没有人敢在老虎嘴边拔毛，没有人敢管该教的闲事，连官府也不例外；因为当今皇上正在利用该教，借刀杀人诛杀那些不听话的文武大臣。

当然，他们不会公开活动，更不会愚蠢得承认是白莲社的会匪，白莲社仍然是非法的组织；而他们是弥勒教，半公开为非作歹的教。

安陆府，当今皇帝的老家，弥勒教的重要人物在此地半公开建香坛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远在三丈外的百绝天君，也看到了金像银牌。

一个是白道名人，一个是黑道巨霸，早就见识过这种信记，知道某一种牌代表某一种人的身份地位。

“葛大风，你也要管？”持牌人将牌举给百绝天君看：“你不会管的，阁下。”

百绝天君也傻了眼，手离开了剑靶。

“你还不走吗？”持牌人傲慢地向冷刃雷珠厉声问。

冷刃雷珠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游目四顾。

被杀的人还没死，在雪坑中挣扎、呻吟，爬起来，又倒了。

“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四个人。”持牌人将牌纳回怀中，似已看出冷刃雷珠的心意：“后面跟来的人中，武功比你阁下高明百倍的人多得很。”

百绝天君略一迟疑，扭头向亭中走，拾回自己的包裹，瞪了四个凶手一眼，大踏步走了。
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冷刃雷珠本来就是俊杰，钢牙一锉，也大踏步入亭，取了包裹气冲冲地走了。

那位旅客一直就冷眼旁观，他的包裹，不知何时已经卸下放在雪地上，包裹旁那把古剑，已插在他的腰带前面。所有的人，皆不曾留意他的举动。他那双大眼，似乎更黑、更亮，亮得有点特殊，亮得像是午夜星光下的猛兽眼睛，那种光芒极为吓人。

他站在四五丈外，远得很。

四个凶手的注意力，开始落在他的身上了，但看他屹立在风雪中不言不动，也就消去六七分戒心。

为首的人举手一挥，那位行凶的人立即扬刀向在雪中拚命的人走去。

“提头回去。”为首的人沉声下令。

钢刀上扬。人的脑袋是很脆弱的，很容易砍下来，刀磨利些更不费劲。

其他三个人，皆留意旅客的动静，两剑一刀随时可以发动拦截，绝对可以有效地阻止旅客接近。

一声奇异的怒啸发自旅客口中，强劲的声浪震得树上的积雪纷纷下坠，声势极雄，像是崩山。

四凶手吃了一惊，纷纷以手抱头靠贴在树杆上，躲避倾盆而下的大量积雪。那位要砍脑袋的人也惊慌地离开了被害人身旁。

“你干甚么？”那位持牌人暴怒地窜至旅客身前，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厉声质问。

“不干甚么”。旅客冷冷地答：“练练嗓子取暖，我高兴。”

“阁下高名上姓？”

“姓赵，百家姓上第一姓。名嘛……”旅客拍拍脑门，似乎提醒自己不要健忘：“姓名只是某一种记号，对甚么人

用甚么名。譬喻说，在大贤大德的君子面前，我叫甚么德，甚么忠，叫赵大德甚么的。在标致女人面前嘛，我是甚么英，甚么俊，就算是赵英俊好了。在强盗土匪面前嘛，我是甚么雄，甚么霸，就算是赵百霸好了，老兄，你希望我叫甚么？”

“混……哎！”

帐字远没骂出口，有甚么玩意恰好冲入嘴内，四颗门牙莫名其妙地折了两颗，嘴唇也裂了，鲜血立即涌流

旅客赵大德……赵百霸一不做二不休，飞起一脚，把对方踢得仰面飞起近丈，重重地飞掣出丈外。

“你很喜欢骂别人混帐。”赵百霸抢上一脚踏住对方的小腹：“大概你们家里男女老少睡一张床，十七八代男女都混帐，所以……”

两个凶手如狼似虎地抢到，在沉叱声中，一刀一剑同时夹攻，刀光似电，剑气如虹，刀砍颈剑攻胸，又快、又狠、又准；深得杀人的其中三昧。

赵百霸的剑是如何出鞘的，似乎没有人能看清，反正但见剑虹飞起、吐出、分张，如此而已。

“咔嚓！”剑重行归鞘。

他的左脚，依然踏在为首凶手的小腹上，但脚下的人已失去挣扎力道，蜷缩着抽搐，血大量从口中涌出。

“嗯……”使剑的人叫，冲出两步，脚陷入雪中无法抽出，向前一栽，心坎要害挨了一剑，可能已刺破心房。

使刀的人是咽喉中剑，叫不出声音，翻跌出丈外，可能脖子也断了。

赵百霸俯身搜出那块金佛牌，察看片刻便揣入自己怀中，这才收回腿。

最后一名凶手，已象个疯子似的逃出十余步外去了，但见雪花飞溅，人影急剧跳跃。这位仁兄聪明得很，三个同伴一照面便死了，再不见机逃命岂不太蠢？临危苟免，这是聪明人争取追求的大好情势。拼命逃，全身的精力都用上了，人落地一沉一蹦，便纵出两三丈外，大概平时从来就没能达到这种空前绝后境界。

刚向前纵起，便感到有点不对劲，本能地觉得背后有人，有人正以不可思议的奇速追到身后了。就在势尽身形下落，双脚尚未接触浮雪的刹那间，用腰力扭转身躯，招发致命狠着迴风拂柳。

这是奔掠中，突然攻击附在身后的人，最凶狠也最灵光的致命招式，对方骤不及防，毫无躲闪的机会，眼睁睁往刀口上送，死定了。

一刀落空，枉费心机。

身后的确有人，但人是贴着浮雪以侧方滑进的，这一刀虽然又狠又毒，但方向偏了，刀尖以近尺的大距离误差走空。自己反而暴露致命的弱点。

还来不及收势收招，握刀的右肘已被赵百霸扣住了，奇痛立即攻心，浑身一软，刀失手堕地。右肘骨已经碎了，但肌肉并未出现损伤的痕迹。

“吓！”天灵盖挨了重重一掌。

背部被砍伤的人，脱力地躺在雪坑中，躺在沾了鲜血的雪花内，吃力地蠕动，想爬出下陷的雪坑。当突然觉得被人抓住背领向上提时，终于绝望地放弃无望的挣扎，手脚一松，便失去知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股暖流冲苏了灵智。

“这……这是甚……甚么地方？”这人惊惶地问。

“在西河大桥下游几里的江濠废庙中。”赵百霸一面在火堆中加木条，一面温和地说。“废庙不大，尚可聊避风雪，殿堂中间生起一堆薪火，驱走了澈骨的寒流。

“不要挪动。”赵百霸在一旁坐下：“我已经替你裹了伤，那一刀几乎砍开了你的右肩胛骨。你身上穿的，是我从凶手身上剥来的羔皮大袄，很暖和的。现在，你有甚么话要说吗？譬喻说，他们为何要追杀你？”

“哦！我……我得……得救了？”

“是的，你得救了。”

“恩公尊……尊姓大名……”

“我姓赵。”赵百霸笑笑：“你叫我赵老大好了。喂！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叫贺怀……怀远。”

“贺兄，你是本地人？”

“城内状元坊戚家……”贺怀远定下神，尽量想把话说得清晰些：“戚三爷戚永丰，是在下的表叔。两个月前，祸从天降。”

“贵表叔是府城的仕绅？”

“是的，是府城有身份地位的人。而我贺怀远，却是曾经做过江湖混混的浪子。家表叔信鬼、信神、信佛，甚至信巫，反正无所不信，包括信山有精，信石有灵……两月前，他中了邪，发了疯。城南石城驿旁的本城另一位仕绅毛五爷毛奇，带他回府设坛祈鬼乱神，居然不药而愈。之后，他成了毛家的常客，经常在毛家流连往返。最近，将家中的金银大笔大笔往外搬，行动越来越诡秘难测。我暗中留了心，

昨夜……”

“昨夜，你暗中跟踪侦伺，发现了真象？”

“是的，毛家在后院内堂建了香坛，一群男女弟子赤裸裸地拜祷。我不该自恃身手了得，跳上屋大喊大叫，却被一个黑影一脚踢落院子，我这才发觉危险，赶快躲起来。今早我从外面返家，却发现表叔家三十六名男女老少已经失了踪，大宅换了主人，立即受到五名仆人打扮的大汉围攻，众寡悬殊，我只好见机逃走。在城里躲了许久，发现我已经被孤立了，似乎全城的人都在搜捕我，连捕房的人也挨户搜查，我知道大祸临头，逃出西门，在子城大街被他们认出来了，拼命逃出城逃过桥，以后……”

“以后，挨了一刀。”赵老大摇头苦笑：“这是弥勒教吸收弟子的老把戏，手法与两百年前他们的老教宗相去不远。不同的是，以往他们专从愚夫愚妇下九流人物下手，现在改向官绅大户用手段，制裁的手段也比以往残暴。如果你表叔全家失了踪，宅院易了主，贺兄，不要去找你表叔一家老小了。”

“赵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那表示令表叔可能已经后悔，可能……总之，他们三十六个人，目前可能已经躺在汉江的某一处江底，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。”

“天哪……”

“不要叫天，天听不见你叫冤。”

“天啊！是我害了表叔，我罪该万死……”贺怀远仰天长号，声如中箭的哀猿。

“贺兄，似乎与你的寅夜窥探无关，不必自咎。”赵老

大说：“如果他们开坛而没有人讲道说法，就表示开的是戒坛，慈悲坛下弟子的法坛；那正是宣布令表叔死刑的法坛；你去不去无关令表叔的命运。”

“天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对他们略有所知。”赵老大英俊年青的脸上，有令人难测的笑意：“早些天，我在荆州做了一笔买卖，赔了老本；我做的买卖经常赔老本。现在，正是赚些利润补贴的时候。”

“哦！赵恩公做……做的甚么买卖？”

“相当风险的买卖。哦！显然你已经不可能在此地生活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很好，有离开的盘川，和投奔处所吗？”

“还可以找朋友商量。”

“千万不要去找朋友。”赵老大笑笑：“尤其是这种时候，朋友必定会变成最可怕的仇敌。我给你三十两银子，你把你表叔的家境、为人、性格、远亲近朋等琐事告诉我，越仔细越好。然后，你就离开这地方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三年两载之内不要回来。现在，你说吧！”

汉江两岸，一批批不三不四的人，遍搜附近的村镇、山林、河岸，寻找四个失踪的人。一天天过去了，失踪的人音讯全无，转瞬半月，搜寻的人不得不一一撤走了。

风雪已止，新年降临。

所有的客店，皆房院空空，该返家的旅客早就返家了，道上已见不到外地的旅人。

就有这么一个无家可归的旅客，大年夜踏入了城南的来

福客栈。店东不在家，店伙们也快走光了，只留下一个店小二和一名小厮看店，无法拒绝一个羁留他乡的旅客，让这位自称姓赵名九的年轻旅客住进二进院上房。

三个人马马虎虎弄了一席洒菜，权充年夜团圆饭。旅客赵九一表人才，见过世面，人也相当随和，席间谈笑风生，说起天下的奇事异闻头头是道。自然而然地，小二也不甘寂寞，把本城的一些密闻秘事翻箱倒柜搬出来。表示自己消息灵通见闻广博。车、船、店、脚、牙这些人的眼睛尖耳朵长，正是包打听注意的好对象。

最后，令店小二大感惊讶的是：这位赵九，赫然是失踪半个多月，本城名仕绅戚三爷的表亲；十竿子恰好打到底的远房表亲。就因为投亲不遇，才沦落到大年夜落店过一个凄凉年。

南大街的来福客栈，是三四十年的老字号，金字招牌有口皆碑。南面的大广场，是石城驿的馆舍，无权在驿馆的人，就得在来福客栈落店。

驿站再往南，就是府城另一位士绅毛五爷毛奇的宅院，占地甚广，二十余间楼房几座院落，占地百十亩，地跨两坊。毛五爷与城中心的王府权势人物有来往，在本城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。

十八年前，弥勒教的二代教主李福达，在第一代教主王良起兵事败之后，被捕充军山丹卫（河西），潜逃返回山西，带了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，改姓易名为张寅，挟大批往昔劫掠得来的金珠入京活动，结交权贵，被他买得太原卫指挥的官位。从此，弥勒教开始在上流社会中发展。十余年来，该教已在大河两岸建立了庞大的根基。直至五年前被仇

家薛良告发，掀起了狂风巨浪，满朝大臣几乎全被卷入旋涡，死亡枕藉。最后，李教主获得无罪释放，立即遁入江湖化为暗，积极在天下各地发展实力广罗徒众，形成恶性膨胀。

在山西，李教主获得武定侯郭勋的包庇（搜集水浒传故事重刻刊行的郭武定）。这里的香坛，受到兴献王府的包庇，就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。

元宵一过，市面开始恢复活力，各行各业逐渐复活，官道上往来的旅客络绎于途。汉水东南日夜流，西门外码头的船只桅帆林立。

来福客栈的赵九，仍然住在客栈中。他在打听戚三爷一家的去向，希望能得到表亲的下落。

其实，他来投亲的消息，已经在大年初五由店小二传出去了。可以预料的是，他附近经常有监视的人出没。

显然，双方都在装糊涂，都有意避免打草惊蛇，都有静观其变的耐心。

终于，有人失去了耐性。

傍晚，五名捕快踏入了店门。在旅店盘查旅客，捕拿奸宄，这是捕房的责任。

流水簿上有赵九的大名，登载有来踪去迹。赵九本人有并非伪造的路引，路引发自河南开封府，去向是四川夔洲，有往返各重要的关卡的查验大印，有合法的逗留所载经路各埠的理由期限也没有逾期。总之，一切合法，无懈可击，公人们找不出留难的借口。

这是第一步棋：先了解对方的来龙去脉。

戚三爷在开封，的确有一门远亲。至于这门远亲是不是姓赵，恐怕只有戚三爷知道了，其他的亲朋皆不知其详，远

亲的确太远了。

次日近午时分，天宇中彤云密布，新年后第一场暴风雪似乎即将来临，天气冷得令人手脚发僵，滴水成冰罡风彻骨，汉江两岸有些地方已经结冰了。

客店的食堂人声嘈杂，门窗皆闭得密不透风，人一多，寒气消失了。

赵九坐在食堂的一处角落，一壶酒四味下酒菜，独自惬意地小酌，自得其乐。

厚重的门帘掀开处，进来了三名大汉，全是拳头上可以站人，胳膊上可以跑马的魁梧货色。一进门，便拨开含笑上前招呼的店伙，直向赵九的食桌走去，似乎早就知道赵九会来进食，会坐在某一张食桌。

“是赵九吗？”为首的虬髯大汉笑吟吟地在桌旁问，神色倒是怪和气的。

“是呀！”赵九放下酒碗，脸上的笑意也浓浓地：“三位请坐。请教……”

“我是状元坊陈其禄呀。”虬髯大汉拖出条凳坐下了，其他两位也分在两侧落坐。

“哎呀！原来你是陈家的远表亲。”赵九欣然说：“你是其字辈的。记得，陈家这五辈是万、世、庆、其、昌。算起辈份来，我比你高一辈，与你们家庆字辈同辈。哈哈！你我两家一表三千里，但辈份不能远的，你该叫我一声小表叔，对不对？”

“小表叔？”陈其禄取下风帽，拍拍自己的脑袋，似乎有点不愿意；平白冒出一个小表叔来，谁愿意？

“对呀！喂！小二哥，加杯筷，加几味下酒菜，再来几

壶酒。好啊！这可找到比较亲一点的亲友了。其禄表侄，到底戚家表亲到甚么地方去了？”赵九的嘴，说话象是放连珠炮，表现得怪亲热的。

“这两天，听说你……小表叔到处打听我戚表伯的……”

“对，大年夜我从荆州来，想顺便拜望戚表兄团聚话家常，没想到门口的灯笼上写的不是姓戚，而是北海郡奚，你看糟不糟？我总不能大年夜去敲人家北海奚的门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打听……”

“打听不到他家的下落，我不打算走。”赵九正色说：“半个月以来，我向过不少人，有大半的人说戚表兄一家是不明不白失踪的，而不是迁往他地去了，戚家是本城的名流，根大基厚，不会迁往外地……”

“小表叔，你可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。”陈其禄急急接口：“戚家是腊月中迁走的，田地房产早在两个月前就卖给姓奚的了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赵九坚决地说：“姓奚的我调查过了，他叫奚本厚，原来是南门外南关的痞棍混混，他买得起戚家的巨万产业？其中一定有古怪。哦！表侄，那姓奚的痞棍，是不是有个绰号叫安陆虎（府）？在江湖上，我还有几个朋友，我会把他的根刨出来的，哼！”

吊索在拉紧。

酒菜送上来了，另两位一直闭上嘴的仁兄主动斟酒。

“小表叔，你听我说。”陈其禄眉头皱得紧紧地：“你知道西门内的双忠祠？”

“知道，那……”